

人物写真

# 赋予花朵别样的美

——顾茂松的徽派插花技艺

□陈 卫



顾茂松(右)指导传承人做徽派插花。(受访者供图)

中国·合肥苗木花卉交易大会上,蚌埠徽派插花非遗项目传承人顾茂松创作的景观作品《融合》,在蚌埠展馆中做主题展示。作品突出蚌埠“开放包容”的城市特质和南北融合的理念,以“南北分界线”为创作元素,采用仿真石榴籽镶嵌,寓意着330万珠城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,砥砺前行,为把蚌埠建设成为闪耀的准畔明珠而努力奋斗。作品荣获特等奖,被蚌埠市档案馆永久珍藏。

徽派插花主要流传在古徽州“一府六县”(今安徽省的黟县、歙县、祁门、休宁、绩溪和江西省的婺源县)。古徽州历史悠久,从东汉建安十三年(公元208年)建郡,距今近两千年。这里商贾众多、文风兴盛,造就了独特的徽文化,成为徽派插花艺术的孕育土壤。

徽派插在构图和意境营造上与中国传统绘画有着相通之处,追求画面的美感和意境的表达。体现在徽派插花中,就是力求表现花材自然的形态美和色彩美,减少人工雕琢的痕迹,使插花作品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。

宋代是中国插花艺术的兴盛时期。明清时期,徽商的繁荣昌盛进一步推动了徽文化的发展,徽派插花也在这一时期日臻成熟和普及。其展现形式大量体现在徽州古民居、古祠堂的“三雕”(木雕、石雕、砖雕)图案中,成为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,徽派插花艺术不断吸收和融合各种文化元素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,具有极高的史学、民俗、文化和艺术价值。

1972年出生的顾茂松,祖籍江苏徐州。父亲在市人民印刷厂印刷厂搞制版。父亲有一位同事,是上海的下放知青王向忠。王向忠出身艺术之家,爱好艺术,懂插花。顾茂松的印象里,当时也没有什么精致的器皿,他就把花插在一个砂锅里。

王向忠的思想、艺术理念都给顾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,顾茂松手里至今还保存着王向忠留给他家的一本《花谱》。

高中毕业,顾茂松上了蚌埠高专装潢专业。1994年,顾茂松高专毕业,接受父亲的建议,在建国路和体育路交叉口西北角开了花店,取名“伊人”。

顾茂松从事花艺经营十年了,生意一直还不错。但是花艺水平也没

有什么长进。2004年,世界花艺亚洲杯比赛在广州举办。此时,顾茂松正处于事业的瓶颈期,于是去现场观摩。

那次观摩,给了顾茂松相当大的震撼。规模大不说,现场最大的展台、最好的位置都是韩国、日本等参展者的。而且人家的作品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制作。反观国内的作品,只是粗暴堆砌,或是简单的模仿,完全没有艺术的美感。打听得知,人家参赛选手,大多是中年家庭妇女。等于是人家的“家庭主妇”,在吊打我们“园林绿化”部门的职业选手。

顾茂松很受伤,我泱泱大国,怎么在花艺上落到如此地步?

回来后,顾茂松翻出来王向忠老师留下来的那本《花谱》,潜心研究徽派插花艺术,照着书,一幅一幅辨认花、叶子;梳理淮河文化,了解淮河流域的风土人情,去博物馆考察出土的陶罐、瓷器。对徽派插花艺术渐渐有了新的认识。

顾茂松认为,插花是很小众的行为,它是文人自我修养、宣泄情感的途径。插花是无声的诗、立体的画,它借鉴了诗的韵律、绘画的构图、盆景的势、音乐的律动,是一门综合艺术。插花是个人情感的艺术表达,特

别符合中国文人内敛、含蓄的气质。

顾茂松还从姊妹艺术里面汲取营养,比如书法、绘画、雕塑等等。他认为,插花与书法的结构原理有相通之处,假设有三种材料,结构方式与汉字的“上中下”“左中右”相像,不同的空间展示,代表不同的艺术理念,组合方式不一样,呈现的效果肯定会大相径庭。

顾茂松的插花作品不仅注重花材的自然美,还追求意境美,通过巧妙的构思和组合,表达出深远的意境和情感。他的作品常常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,如诗词、典故等,使插花艺术更具文化底蕴。顾茂松善于运用花材的线条,通过弯曲、伸展等手法,营造出优美的线条造型,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。

看顾茂松的微信朋友圈简直是一种享受。插花短视频里,他的手仿佛有点石成金的魔力,普普通通的枝、叶、花朵,一经那双巧手的巧妙摆布,立刻变得光彩照人,美得让人心醉。

顾茂松的徽派插花参加比赛,屡获佳绩:安徽省首届传统插花金奖、安徽省首届传统茶席插花第一名,安徽省第三届插花比赛冠军、安徽省艺术插花二等奖、新娘手花一等奖;人

社部在南京举办华东地区技能大赛,顾茂松的徽派插花作品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;2023年,人社部技能大赛全国总决赛,每位参赛者出6个作品,中式3个、西式3个,综合成绩顾茂松徽派插花作品名列第三;2023年,顾茂松的插花作品《花开中国梦》登上欧洲邮票,全球发行。

如今,顾茂松是徽派传统插花技艺非遗传承人,安徽省首批插花花艺大师,中国花卉考评委委员、中国插花协会会员,人社部高级插花技师,国际华商联合会认证花艺师。

2022年,顾茂松创办蚌埠伊人花艺职业培训学校并兼任校长。培训学校致力于插花艺术的教学和传承工作,是经市人社局注册的正规学校,也是蚌埠市唯一一家在团市委和市人社局指导下的花艺培训机构。团市委挂牌“蚌埠市青年插花技能培训基地”。

通过教学活动,培养输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花艺人才,为徽派插花技艺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。在2011年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国西安园艺竞赛中,顾茂松指导基地培训班学生创作的花艺作品“绿色之生命”获得银奖。

顾茂松积极参与社会文化交流活动,向大众普及插花艺术知识,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徽派插花艺术。长期在市总工会、市老年大学担任花艺培训班老师,每期两个星期、12个课时,至今已举办多期。他还应邀去企业、学校开设讲座,深受好评。

在学校的讲座上,有同学问:一朵花在盆里长得好好的,为什么要剪下来重新插呢?面对这样的问题,顾茂松回答:插花是一门艺术,每朵花都有自己的生命,生命的长度是一样的,一定的时间都会枯萎。放在不同的位置,就有不同的呈现,展示不同的美,其生命的宽度和产生的影响力也是不一样的,插花赋予花朵别样的美。正如你们,现在努力,将来必定会有不一样的人生。

2023年,顾茂松被评为“珠城工匠”,荣获市总工会颁发的“五一劳动奖章”,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

顾茂松说:“我喜欢插花艺术,它能通过枝条、花和叶子的艺术搭配,展示作者的组织构造能力,呈现作者的思想境界、审美趣味,表达个人情感。我希望自己能为这个行业带来一些改变,为从业的年轻人树立一个好的榜样,引领他们通过个人努力,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”



投稿邮箱:  
4034444@126.com

行走发现

## 春游龙子湖

□齐 飞

离家不远的地方,就是龙子湖。因为我生性不好动,因而我也很少到龙子湖边伸伸懒腰。

全国有多处叫龙子湖的地方,较有名的是河南郑州,但它是一个人工湖。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附近也有一处龙子湖,面积较小,属于城市湿地的一部分。其他地区如江苏、浙江、山东等地,都有小型的湖泊、水库或公园以“龙子湖”命名,但它们的知名度都较低。

蚌埠的龙子湖就不一样了。先不说它是我家乡的湖,就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足以令人陶醉其中了。

龙子湖得名于“龙子传说”,相传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少年时在此放牛,因龙子托梦而成就帝业,赋予湖泊神秘色彩。湖畔分布着双墩文化遗址(距今约7300年,新石器时代),出土的刻划符号被认为是汉字起源的重要线索。此外,湖东岸的汤和墓(明代开国功臣)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龙子湖承载了蚌埠“珠城”的历史记忆,与淮河文化、大禹治水传说紧密关联,是皖北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另外,龙子湖作为国家战略《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》的重要节点,其生态治理与开发被纳入区域协同发展框架。在蚌埠从传统工业城市向创新型城市转型中,龙子湖周边集聚了高端制造、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,成为城市升级的核心动力。

蚌埠龙子湖的特殊性在于其“自然与人文的深度融合”“历史与现代的时空交织”,以及“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平衡实践”。它不仅是蚌埠的城市名片,更是淮河流域文化传承、生态治理和高质量发展的缩影,在全国同名湖泊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综合性价值。

近日,被春的阳光诱引下,我决定到龙子湖去探望它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历史文化。

清晨,阳光洒在湖面上,波光粼粼,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,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四周的山峦。我沿着湖边的小径缓缓前行,微风拂面,带着湖水的清凉与草木的芬芳,让人心旷神怡。

龙子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,那时它被称为曹湖。相传,东

汉末年,曹操与周瑜南下征战,经过豫州之战后,将袁术逼到了淮河南岸,自己则屯兵于淮河北岸,也就是现在的曹老集。曹操打过淮河后,屯兵于一座山下,这座山因此得名曹山,而山下的湖泊则被称为曹湖。

曹山的名字看上去一直沿用到今天,但中途也曾经有过更改,而曹湖的名字也经历过两次变迁。

在曹湖之后,它又被人们称为龙子河。这个名字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。相传有一年大旱,庄稼几乎绝收。一天夜里,一个渔民在打鱼时,突然发现水面上游动着两条小白龙。它们所到之处,雾气缭绕,庄稼上便出现了水珠,第二天一看,庄稼禾苗全都生长得十分旺盛,干旱得以解除。然而,这两条小白龙因私自行雨违反了天庭的规矩,被玉皇大帝派天兵天将打死。人们为了纪念这两条小龙,便将曹山改名为双龙山,将曹湖改名为龙子河。

接着,我登上了龙子湖畔的一座小山丘。站在山顶俯瞰龙子湖,只见湖面如镜,群山倒映其中。夕阳的余晖洒在湖面上,金光闪闪,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。在这分美景之中,心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激……

夜幕降临,龙子湖畔的灯光逐渐亮起。我在湖边的一家餐馆里品尝了当地的特色美食。蚌埠的美食以徽菜为主,口味独特、色香味俱佳。我品尝了徽菜中的经典之作——臭鳃鱼、毛豆腐等菜品,感受到了徽菜的独特魅力。

晚餐后,我沿着湖边的小路散步。夜风习习,吹拂着湖面上的波纹。我抬头仰望星空,只见繁星点点,宛如一颗颗璀璨的宝石镶嵌在夜空中。这分宁静与美好让我忘记了白天的疲惫和烦恼,只想沉浸在这分宁静之中。

春游龙子湖,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龙子湖的美丽与神秘。这里不仅有迷人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旅游资源,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。从三国时期的曹湖到明朝的龙子河再到如今的龙子湖风景区;从曹操屯兵到朱元璋划船再到汤和安息于此;从古老的民间传说到现代的中国蚌埠古民居博览园,龙子湖附近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故事与传奇。



春在枝头

刘宸宸  
摄

## 重访行者书屋

□王郁琛

蚌埠的读书爱好者对行者书屋定然不会陌生。这家精致典雅的书店坐落于南山花鸟市场小巷的南端,与小巷北端的“雪园小吃”相映成趣。一者滋养心灵,一者慰藉味蕾,为这条原本就灵动有趣的小街又平添了两道别致的风景。

二十年前,我在原蚌埠市国家税务局第一分局任职,办公地点位于南山路的老政协楼上,与行者书屋仅咫尺之遥。工作之余,我常去书屋翻阅书籍,寻觅珍本。

初次与行者书屋结缘,是因我急需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政治丛书。彼时,网络购书尚未兴起,淘宝、当当、孔夫子旧书网等平台还未出现,而这类学术书籍因受众稀少,在蚌埠难觅踪迹。我遍访全市书店,皆无所获。偶然间,我踏入行者书屋,竟惊喜地发现了这本寻觅已久的书籍,心中不禁对书屋生出别样的好感。依稀记得初见书屋主人宋晓光先生的情景:他面容清秀,发丝梳理得一丝不苟,戴着一副眼镜,身着对襟唐装,气质温文尔雅。他询问我的工作单位和,随后提及几位我可能认识的领导和书友,寥寥数语间,彼此的距离已然拉近。

自此,我便常去书屋流连。行者书屋的书籍,可用“特立独行”四字形容,“特”在于其选书角度独特。尽管实体书店经营日益艰难,书屋却始终未涉足热门的教辅材料,而是数十年

如一日,专注于人文社会科学书籍。“立”在于其立意高远。宋晓光先生选书独辟蹊径,以出版社衡量书籍品质,书架上皆是国内知名出版社的精品。“独”在于其藏书多为独本。行者书屋书籍通常不留复本,意在营造一种书房的感觉。“行”在于其选书是行家里手。尽管行者书屋的书多是小众珍本,但书籍常销常新,少有滞销老书,此皆仰赖晓光先生选书之匠心。

行者书屋不仅书籍品位高雅,布置亦极为典雅。我始终认为,小店的风格与主人的气质息息相关。当年蚌埠小有名气的藏酷餐厅、青鸟酒吧,因常与朋友相聚,我与店主都颇为熟稔。那些小店仿佛是他们个人风格的延伸,行者书屋亦是如此。后来得知,宋晓光先生本就是一位爱书之人,平日就住在店上阁楼,夜深人静之时常沉迷于书海之中。多年前有报道称,行者书屋是全国民营学术书店坚持时间最长的,没有之一。此说今日是否仍准确已不可考,但行者书屋作为蚌埠一张耀眼的名片,实至名归。

后因工作调动,我赴省城任职,继而结婚生子。一晃十余年,未曾再访行者书屋,然心中始终怀揣一个小小愿望,期盼有朝一日携子重游。

今年春节假期较往年多出一日,且天公作美,暖阳融融,返乡之旅更添几分从容。腊月二十八,终得半日

闲暇,携妻带子,了却此愿。

从南山路北拐,约十米处便是行者书屋。记得街角原是一家饭店,二十年来几经易主,如今已不知归属。而行者书屋却似独善其身,依旧屹立于原处。推门而入,店内仅晓光先生一人。他仰坐于扶椅中,正沉浸于书海。扶椅后方的茶桌上,摆放着一套精致的茶具与四碟小巧的茶点,悄然揭示此处不仅是经营之所,亦是会友之地。晓光先生察觉我们一家三口进店,正欲起身相迎,我连忙摆手,请他继续安坐读书,轻声说道:“带孩子来看看。”言罢,我细细端详晓光先生,他略显富态,然容貌依旧如昔。顾客对老板的印象往往深刻,而老板对顾客未必各个记得。然多年未见,晓光先生似对我仍有几分面善。他未再坚持起身,冲我微微一笑,又与妻儿打过招呼,便继续读书。如此甚好。在这狭长的空间里,若老板在侧,反倒令人拘谨。此刻我们一家三口自反选书,宛如挚友家中做客。

我细细打量书架,书籍摆放依旧精致讲究。信手翻阅几本,皆是业界大师的扛鼎之作,顿生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之感。几经斟酌,我为自己选了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佛教与中国文化》,内收录赵朴初、任继愈、季羡林等名师对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解读。原本我为孩子挑选了一本文言文工具书,转念一想,孩子已上中学,选书之事应由他自行决定。面

对琳琅满目的书籍,他初时有些茫然,随后灵机一动,选了两本初中必读书目中的《简·爱》与《傅雷家书》。妻子本无购书之意,我对她说道:“在此买一本吧,权作纪念。”她会心一笑,挑了一本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。晓光先生始终静坐读书,未介入我们选书的过程,仅在最后轻声提醒:“若有找不到的书,尽管告知。”我挥手笑道:“不必费心,此处好书已足够。”四本书共计160余元,晓光先生主动抹去零头,又赠予两套精美书签。一套为丰子恺的画作,另一套则是行者书屋的内景。在此购书,书籍的商品属性似乎已被淡化,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的交流与共鸣。

结账后,我习惯性地望向书架,忽见一本极为罕见的《大众塔木德》。这是国内少有的正宗犹太教经典图书,我多年前遍寻未果,仅得电子版书。翻开书后定价,120余元,已超出当日购书预算。心中略感遗憾,转念一想,如此也好,日后再来行者书屋,便有了由头。

一家三口与晓光先生互道新年祝福,珍重告别。走出店门,已是华灯初上,夜色温柔,街道两旁的灯光洒下柔和的光晕,仿佛为这静谧的夜晚披上了一层薄纱。漫步在归途上,仿佛听见了书页翻动的声音,那是岁月的低语,也是心灵的共鸣。行者书屋,廿年后再访,依旧如初见般美好。